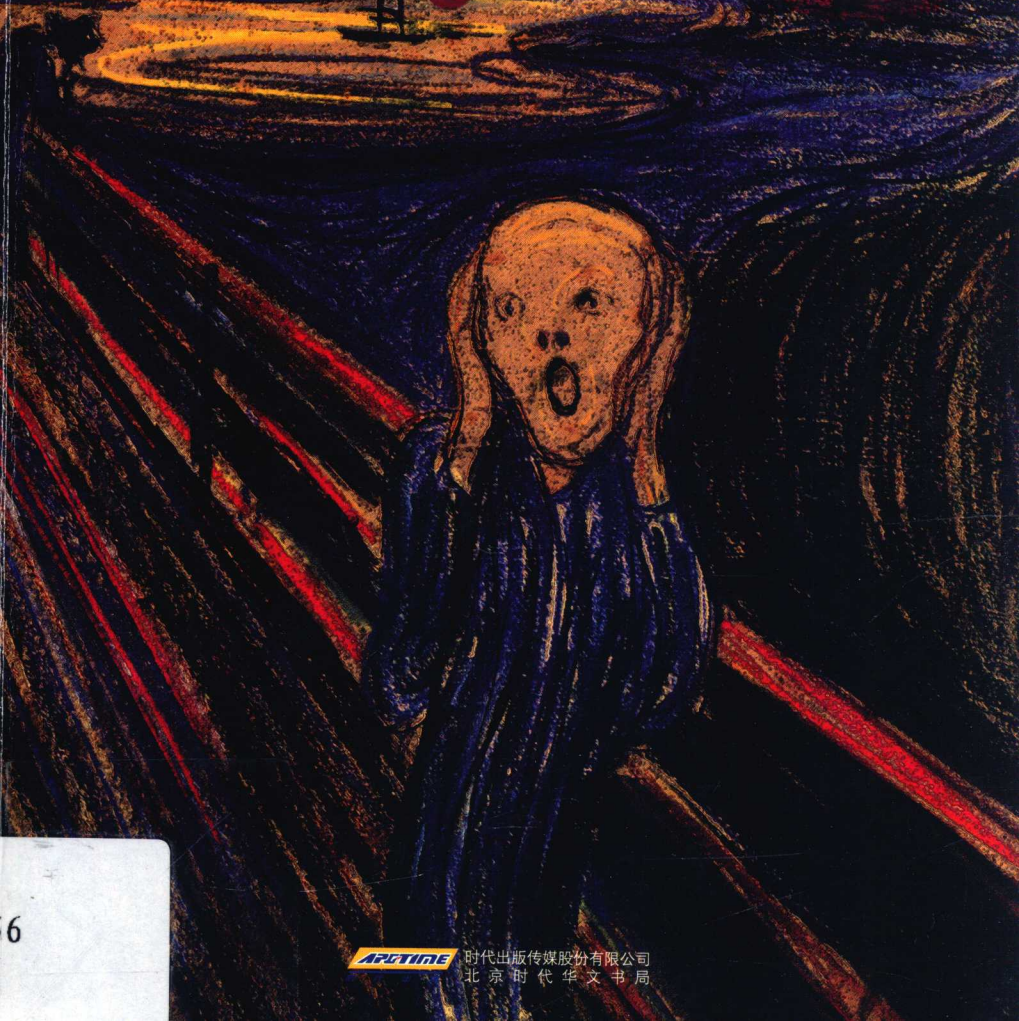


焦虑

瓦当
作品



焦虑

瓦当
作品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焦虑 / 瓦当著.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3.11

ISBN 978-7-80769-171-6

I. ①焦… II. ①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2869号

焦虑

瓦当/著

出版人 田海明 周殿富

责任编辑 武学 张艳玲

责任印制 刘银 范玉洁 装帧设计 未氓

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 100011

发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图书发行部 (010) 64267120 64267397
印制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010) 80270005

规格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7

字数 130千字

版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69-171-6

定价 26.00元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55

第三章 /110

第四章 /180

第一章

马尔多是L工厂的一名工人，那年刚好三十岁，但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他在一个名叫“工会”的部门上班。他的工作是画黑板报，这样的工作很清闲，因此，人们并不是经常能想起有他这个人。只有当厂区宣传栏的黑板上出现“欢度春节”、“安全第一”、“欢迎上级领导莅临指导”、“战酷暑斗高温保生产”等标语，以及红旗、灯笼等图案时，人们才会偶尔想起一个长得几乎没什么特点的青年，但也往往想不起他的名字。

有一天，L工厂所在的××县召开了一次会议，需要L工厂出一个人参加，单位就想到了马尔多这个闲人。马尔多到那儿之后才知道，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部署十年一次的人口大普查。由于工程浩大，每个单位都要出一

个人，协助上头完成这项任务。会议是在××县电影院召开的，因为政府的会议室容量有限，县电影院就担当起了这项庄严的临时任务。马尔多到达电影院的时候，影院的广场上已经放满了自行车、摩托车，单从车子的数量上看，就知道来的人足有五六百之多。马尔多心里不由得隆重起来。可是，当撩起红黑两面的门帘，进到空旷的影院大厅里时，他又情不自禁地觉着自己是要来看一场电影。

进门的地方摆着一张桌子，一个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坐在那里要求马尔多签到。马尔多看见签到簿上印着密密麻麻的名字，很多名字旁边的空格里都打了红勾。“我的名字也早印到了这上面？”马尔多感到很惊异，因为他刚刚接到单位让他来参加会议的通知，难道单位早就把他的名字报到了大会上？

“当然了，所有人口普查员的名字都有。这么重大的事情，丝毫马虎不得。”那人说。“什么？人口普查员？单位没跟我说啊。”马尔多更愣了。工作人员指着马尔多的身后，“你往舞台上看看就知道了。”马尔多回头看去，发现舞台上不知什么时候亮起了灯，十几杆白炽灯照得如同白昼。这句话并不妥当，因为现在分明就是白天，只不过因为光线昏暗，因此马尔多一进来就误以为到了黑夜。舞台上摆着一排桌椅，坐着四五个人。舞台上方的横梁上挂着一幅红色的会标，上写“人口普查动员大会”。

“会就要开了，不要再嘀咕了，赶快签上到，去你的位子坐下吧！”这个自称是管理员的人催促着，马尔多赶紧翻看那签到

簿，果然在尾部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他用管理员的红色签字笔在名字后面打了一个勾。马尔多正想走，管理员又把一张纸条塞进他手里，“这是你的票，凭票入座，马虎不得！”

马尔多没想到开会还发票，觉着这更像是看电影了。一束不知从何处射来的手电光把马尔多引导到他的位子上，十排二十一号，恰好位于中间。马尔多刚刚坐下，就听见主席台上有人庄重地宣布：“现在开会了，请大家关掉所有的通讯工具——BP机和手机。首先，欢迎县长就人口普查工作做重要讲话！”话音刚落，全场一阵雷鸣般的响声，马尔多也跟着鼓掌。一个头发稀疏的胖子咳嗽了几声，开始讲话。这就是县长，马尔多还从来没见过一县之长，这说明会议的规格够高的，他有些受宠若惊。听口音，县长不是本地人，有些话，马尔多根本就听不懂，渐渐地也就没了兴趣。这时，他才有空来观察观察自己的左邻右舍。坐在他左侧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坐在他右侧的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他们也都是普查员？马尔多有些疑惑。闭着眼睛的老头仿佛看穿了他的心事，突然说话了：“我们都是老普查员了，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普查，我都经历了。”“是啊，”坐在马尔多左侧的中年妇女搭讪道：“我们一家祖孙三代都是普查员，你看见前面的那个戴鸭舌帽的小孩了吗？天这么热，按说不该戴帽子，可是我怎么说他也不听，可话又说回来了，他也是普查员了，和我同级。”马尔多这才注意到在自己的前面坐着一个戴鸭舌帽的人，只是那妇女说他是孩子，却怎么也看着不像。他少说也有四十岁吧，马尔多想。

正想着，突然听见主席台上有人喊了一嗓子：“十六排三号不要吵吵，认真听讲！”说这话的是会议主持人，一个三十多岁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他怎么会知道得那么准？马尔多感到很奇怪。

“没什么好奇怪的，”白发苍苍的老头又说话了，“电影院里安装着监控设备，主席台上有显示器，哪个座位发生动静，都能知道得一清二楚。”听了他的解释，马尔多更吃惊了，这么破旧的一个县电影院，有必要安装这么高级的监控设备吗？“很有必要，”旁边的妇女又插话了，“这里面经常混进特务来，比如今天这个会，据说就混进了特务来。”马尔多心里想什么，这两个人就好像能看见似的，马上就能答复。马尔多奇怪的还不只这一点，他还奇怪，既然监控这么先进，他们两个这么肆无忌惮地说话，为什么主持人不制止呢？“没什么好奇怪的，”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因为他是我们的儿子。”

马尔多尽管很诧异，但没有再问，因为他知道问也问不明白，他想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董县长的讲话在马尔多的热切盼望中终于结束了，主持人宣布：“大会进行第二项，由马主任部署普查任务。大家欢迎！”马主任是个戴眼镜的年轻女人，长得白净但算不上漂亮，齐耳的短发，一副很干练的样子。她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讲话言简意赅：“……普查的任务就是摸清本县到底有多少个人，有户口的没有户口的都要普查，光有户口没有身份证的和光有身份证没有户口的都要普查。要通过普查，把两个文明建设推向新的台阶！谢谢！”

“下面由牛委员宣读普查员名单和普查责任区划分情况——”主席台上的第四个人开始讲话，这是一个穿中山装、留着板寸头的家伙。他操着尖尖的女人般的声音宣读了人口普查员名单，以及各自负责的普查区域。普查员共有二百二十名，被划分为二十二组，每组十人，马尔多听到了自己负责一个名为“虚址村”的地方，他这一组的组长是一个名叫“老猫”的人。马尔多在××县城住了三十年了，还从来没听说过有个叫虚址村的地方。他正纳闷，主持人说话了，“散会后，大家抓紧到台上来照相，统一办理普查证，并领取地图和普查表。”

这时候，马尔多注意到主席台上的三位领导已经悄然退去了，舞台中央支起了一个带三脚架的照相机。一个穿着红马甲的瘦子兴奋地站在三脚架旁，看样子他一定是摄影师了。马尔多觉着这摄影师有些面熟，走近了才发现原来是刚才站在门口的管理员，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了行头，就主动打招呼：“呵，原来是你。”瘦子也认出了马尔多，“是你，你分配到什么地方了？”“虚址村，”马尔多说，“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是吗？”瘦子高兴地说，“那可是个好地方。”“你对那里熟悉？”马尔多刚想问，就被人在后面拽了一下，“到后面自觉排队。”马尔多尴尬地向队伍后面走去，瘦子摄影师说：“过会儿再聊天，你先到后边领一份地图。”马尔多到了队伍后面，果然有工作人员在分发人口普查表和地图。马尔多领了表和地图，边排队边看手里的地图。打开地图，他吃了一惊，没想到县城有这么大，他怪自己很长时间不

出门，不知道城市发展这么快，涌现出了数不清的新街道和居民区。马尔多寻找自己从小生活的老街区，发现它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小角落。他又寻找自己工作的L工厂，他记得工厂的北边是大片的荒地，可是地图上却显示工厂向北还有大片的厂房和楼群。马尔多怀疑这地图印错了，可是他熟悉的地方画得那样详细，连电影院门前的公共厕所都标上了，又使他不能不相信。他想起那个名叫“虚址村”的地方，就一点一点地找，可是直到他随着队伍挪到摄影师跟前，仍然一无所获。

马尔多朝着瘦子摄影师笑了笑，可是他仿佛一眨眼的工夫就不认识他了似的，面无表情地示意马尔多坐在一把椅子上。马尔多坐下后，刺眼的灯光投射到他的头顶和侧面，灯光足有一千瓦，他都不敢左顾右盼。镁光灯一闪，摄影师就从照相机里拽出胶片，喊了一声：“快去办普查证！下一个！”马尔多从摄影师手里接过胶片，说：“我还想知道一些关于虚址村的事情。”摄影师冷冷地对着他打量了一下，说：“你去问你的组长。”说着就拖了另外一个人坐下，给他照相。

马尔多再次回到队伍的尾部，那里已经排起另外一条长龙。三个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制作普查证，他们分工明确，一个管填表贴相片，一个管盖章，还有一个操作着一台崭新的塑封机，给普查证覆膜。马尔多决定向他们求救，他伏下身子，“请问，你们知道我的组长在哪里吗？”“你的组长是谁？”负责盖章的人长着一个鹰钩鼻子，但说话的声音很和蔼。“好像是一个叫老猫的人。”“老

猫？”三个人一起停下手里的活，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马尔多，似乎他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老猫好像刚才在这里。”三个人半天才缓过神来，“是啊，他刚才还和我打过招呼呢。”穿花格子上衣的一个说。“你找他有什么事？”“我不知道自己负责的区域的位置。”不知怎么，马尔多忽然感到有些委屈。“是这样，你负责的区域是哪儿？”“虚址村。”“虚址村？”三个人又齐声尖叫起来：“这么著名的地方你会不知道？你一定不是本地人。”马尔多有些不好意思，“对不起，我是本地人，大概是因为我长期足不出户的原因，对本城的一些新情况都不了解。”“哈！新情况，你真幽默。”另一个人严肃地说：“你对本城漠不关心，尤其是对虚址村这样著名的地方都不了解，真是不配做人口普查员。如果不是看在老猫的面子上，我真得上报组织，开除你的名额！”“是，是！”马尔多天生对一切严厉的人感到崇拜，简直受不了一点批评，他眼里噙着泪，连声说：“我错了，我错了，我确实记不得虚址村在哪里了。”“拿出你的地图来，”那个严厉的人说，“睁大你的眼睛：虚址村就在人民路和泰山街之间！”“什么？”马尔多惊愕了，“不可能，我从小到大就住在泰山街，从来不知道那里有什么虚址村。”“事实胜于雄辩，”严厉的人对马尔多的表现很不满意，“你看看地图，你看看地图！”马尔多展开地图，在人民路和泰山街之间，果然发现一条垂直的小街，上面写着“虚址村”三个字。“天哪！”马尔多目瞪口呆地把那三个小字仔细看了好几遍。刚才他看地图的时候，把自己居住的方圆两平方公里的老街区忽略了，他闭着眼睛也能把那

里的一切说清楚，但唯独不知道那里竟然隐藏着一个“虚址村”。

“年轻人！”严厉的人把制好的普查证挂在马尔多的胸口上，语重心长地说，“从现在起，你就是一名光荣的人口普查员了。你不要急着去找老猫，到时候他自然会和你取得联系的。”他说话的时候，脸上的皱纹像桃花一样绽开。“快去吧！”另外两个人一起像是开玩笑，但神情很严肃地说，“光荣的事业等待你去开拓！”

后面的人把马尔多挤出了队伍，马尔多呆呆地站在舞台上，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他需要和单位联系一下，出来的时候，他对这会议的内容一无所知，更不知要接受这么重大的任务，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马尔多出了电影院的大门，外面明晃晃的太阳，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他感觉就像刚刚看完一场电影。他取出钥匙，正要开自行车锁，忽然感觉有人在拍他的肩膀，抬起头，是摄影师，他已经脱了红马甲。“全都照完了？”马尔多问。“你要去哪里？”摄影师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反问他。“我得回单位一趟，我还没和领导汇报呢。”马尔多解释。“你不用去了，”摄影师说，“我们已经通知了你的领导，他知道你现在是普查员了，他要你安心工作，不要想着厂里。”“是吗？”马尔多说，“你的意思是我现在就可以直接去工作了？”“对。”摄影师说，“不过你不能骑自行车去，只能走着去。”“为什么？”“这是对你今天表现的惩罚，你对城里的情况太不熟悉了，你必须尽快熟悉起来。”“好吧，”马尔多觉着他说得很道理，反正电影院就坐落在老城区的边缘，离家和地图上标注

的虚址村都很近，走着去完全可以。“我什么时候能骑走我的自行车呢？”他问。“等你圆满完成普查任务的时候，自然会还你。”摄影师摆出一副很认真、很负责的样子。更关键的是，他的胸前别着一个小牌，上面写着他的职务：人口普查委员会安全局主任兼摄影科科长。马尔多很崇拜地看了看他，把钥匙揣进口袋里，向老街区走去。

沿着电影院前面的这条路往前走不远就是一座铁桥，这座桥是老城和新城的分界线，由于年久失修，已经锈蚀成了一堆烂铁，仿佛所有的骨骼、关节都在奋力挣脱出桥的形态。桥的西侧是新城，东侧是老城。铁桥横跨在一条臭水河上，河里流淌着从上游漂来的五颜六色的泡沫，大的像鼓鼓囊囊的猪尿脬。这些猪尿脬一半以上来自L工厂，它是××县的第一财政大户，也是第一排污大户。人民路往南二百米，有一条与它平行的马路，就是泰山街。马尔多的家就位于泰山街221号，一座二层的旧式小楼。一楼出租给了一家餐馆，楼上留给马尔多和他的母亲住。马尔多的母亲没有工作，房租是她唯一的收入。

马尔多来到楼梯口时，就听见楼上传来吕剧的唱腔。母亲是个吕剧迷，她有一盘吕剧磁带，整天放过来放过去。进屋之前，马尔多就把地图展开了，他想和母亲一起研究研究，征求她的意见。可是，当他走进屋的时候，却发现母亲没在家，只有录音机在咿咿呀呀地唱着，唱的是《王汉喜借年》——“大雪飘飘年除夕，奉母命到俺岳父家里借年去。没过门的亲戚难开口，为母亲

哪顾得怕羞耻……”母亲大概上厕所了，她肯定没走远。马尔多一边想，一边看着手上的地图。从地图上看，虚址村的位置在人民路上的博爱医院和泰山街上的中心幼儿园之间。马尔多等了十分钟，母亲仍没有回来，马尔多就把录音机关了，掩上房门下了楼。

二

马尔多来到街上，向马路对面走去，马路的对面是一个小小的菜市场，市场旁边有一所幼儿园。幼儿园的铁门紧闭着，透过围栏，可以看到里面一个小小的游乐场。一群小朋友正在老师的带领下滑滑梯，还有的在骑木马、压跷跷板。马尔多扒着门，贪婪地看着那帮孩子。滑梯发出锐利的响声，是淘气的孩子故意摩擦鞋底所致。两棵杨树中间拴着一架藤床，藤床上没有人，在风的吹拂下，缓缓地荡来荡去。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涌上了马尔多的心头，他看见女教师正背对着他，往天井中央的铁丝上晾晒刚刚洗好的一盆衣物。他突然把头从栅栏中间的空隙里钻了进去，然后侧着身子像蚯蚓一样一点一点地蠕动着，直到整个身体进入幼儿园里。他的双脚刚在幼儿园的砖地上站稳，就飞快地向滑梯跑去。他抢在几个小孩子前面登上梯顶，然后双腿并拢，闭上眼睛滑了下去，他的身后响起孩子们的尖叫和哭声。马尔多睁开眼睛时，发现穿着黑色超短裙的女教师，正满脸愠怒地看着他。在

看到这个姑娘动人的容颜之前，马尔多先看到的是一双修长的腿和黑色短裙里面隐约可见的小巧玲珑的粉红色内裤。

马尔多从地上爬起来，不好意思地拍打着身上的土，“对不起。”“你不要说对不起，”姑娘说，“对这类话我已经听得太多了。”

“我只是想溜滑梯，没有别的目的。”马尔多怕姑娘把他当成坏人。

“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应该知道你的行为已经太过分。很多人都想进到院子里来，可是他们都没有你这么大胆和放肆。他们只能在栅栏门前，含着艳羡的神情往里观望，就像你在进来之前。”

马尔多突然想到了什么，变得理直气壮起来，“我进这里来自然有我的目的，你这样对待一位客人，显然是不妥当的。”

“目的？”姑娘吃惊地捂住自己的耳朵，并且环视了一下旁边的孩子们，“他居然说他有自己的目的，我们不妨来听一听他有什么目的，大灰狼闯进羊群里，能有什么目的！？”

“我不是大灰狼，”马尔多正色道，“我是人口普查员。”

“人口普查员？”姑娘睁大眼睛，“听上去冠冕堂皇得很，可是你有什么证据呢？”

“证据就在这里，”马尔多举起胸前的小牌子，递到姑娘的眼前，“看清楚一点。”

姑娘认真地看了看牌子上的内容，口气有些缓和，但依然不

软不硬，“可是，即使你是人口普查员，就有权力从栅栏门里钻进来，而且混在小朋友中间溜滑梯吗？”

“我争辩不过你，”马尔多似乎气馁了，“这是我的不对，可是你应该理解我对工作迫切的心情。”

姑娘看到马尔多这样诚恳，就消了气，“我愿意理解你，你和我一样都属于那种对工作极其认真的人，我也曾经为了保护孩子们不受伤害，从墙上滚下来。说起那件事，话就长了。我本来想原原本本地说给你听，可是为了不耽误你宝贵的时间，我就不说了。现在，我接受您的普查，人口普查员先生。”

“谢谢您，”马尔多不由得难为情起来，“可是，我并不负责幼儿园的普查，我负责一个叫虚址村的地方。”

“你……”姑娘脸上呈现出仿佛惨遭羞辱后的绯红，“你既然不是（负责）这里的，为什么要进来，还骗取我的信任？”

“我并不想这样，从地图上看，虚址村就在幼儿园附近，不信，你看！”马尔多展开了手里的地图，姑娘将信将疑地伏过身来，马尔多闻到她身上散发着的苜蓿花的香气，把他的心带向了五月的田野，使他陡然产生人生多美好的感叹。

“果然是这样，”姑娘惊讶地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虚址村，可它明明就穿过幼儿园的院子！”

“然后到达人民路。”马尔多补充了一句。

姑娘伤感地说：“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五年，五年，我生命中最美好的青春，都奉献给了这里，奉献给了祖国的花朵。可

是，我从来不知道什么虚址村。”她想了想又说：“也许园长知道，她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五十年，她走南闯北见识非凡，可惜她今天不在。”

“她去了哪里？”马尔多问。

“她没有告诉我，任何上司外出，都没有把自己的行踪告诉下属的必要，这一点你不会不明白吧？”马尔多点点头。

姑娘注视着马尔多的眼睛突然一亮，“你为什么不去医院问问呢？它就在我们的前面。”

“我正有这打算。”马尔多说这话的同时，心里升起一丝淡淡的遗憾，我们的谈话多么投机啊，可惜现在不得不告别。马尔多从来没有和女孩子这么长、这么近地谈话，何况是陌生女孩。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他想知道这个姑娘的名字、年龄和电话，如果她没有结婚，没有对象，他愿意向她求爱。这样的冲动如此直截了当，如此荒诞，又如此执拗，同马尔多温文尔雅的天性格格不入。他刚刚想到这里，就立刻感到羞愧难当。“再见。”他吞吞吐吐地挤出了两个字。“再见。”姑娘的声音也有些含混不清，难道她像自己一样依依不舍？马尔多糊糊涂涂地伸出手去，姑娘也伸出手，两只手慌慌张张地碰了碰，就触电般地缩了回来。马尔多再次伸出手，他想趁她的手落下去之前，和她真正地握手告别。但他抓住的只是一把空气。马尔多几乎是一步一回头地向门口走去，把自己的双腿从栅栏里迈过去，最后身子到了外面，但头和脖子依然在里面。姑娘全神贯注地望着马尔多，不知过了多长时间